

澳華新文苑

第1099期

2023年3月6日星期一，我如常到Kogarah的TAFE學校學習英語。這天悉尼的天空瓦藍瓦藍的沒有一絲雲彩，太陽剛冒頭就擦出了火，秋老虎炙烤著大地，無邊無際的金黃燒出了一抹淡淡的紅暈。早上起來我乘火車來到學校，白桉樹、藍花楸，綠油油的青草坪，校園裡每一個角落都彌漫著鮮花的芬芳和綠草的清香。可當我走進教室只有七八個華人同學和一個越南同學，還有一個哥倫比亞的同學，而每日裡最先到來的烏克蘭同學座位處卻空蕩蕩沒有一人。到了九點上課時間我發現烏克蘭同學還是沒有到來，我心生疑問，烏克蘭的同學上課是非常積極的，他們怎麼一個人都沒有來呢？

我的烏克蘭同學

趙旭

到了星期二也就是第二天也只來了兩個烏克蘭同學，這兩人一臉嚴肅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感到詫異，自打我參加英語學習班以來，每周星期一和星期二兩天的英語課，我的烏克蘭同學可以說是雷打不動，他們是從來不缺課的。我的心裡突然劃過一陣不安，我的烏克蘭同學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悄悄地問了其中的一個同學，他告訴我，你沒有聽說嗎，他們國家的一個老兵被俄羅斯大兵給槍殺了，打死一個老兵就這麼嚴重嗎？

Michael雖然眼睛不好，可他的耳朵非常靈敏，尤其其他的記憶力是一般人比不上的，他能將老師講的內容一字不差地重復出來。他們夫妻二人相親相愛，Lidia盡其所能幫助Michael做一些日常生活的雜事。因為我坐在他們後面，我經常看見坐在前面的烏克蘭女人Lidia用手帕為他半失明的丈夫Michael擦拭著眼睛。

這個視頻發佈後，我看到烏克蘭的同學見了我們眼圍紅紅的，眼睛裡佈滿了淚水，他們好像有很多委屈的話要對我們訴說。烏克蘭的同學對我們說，中國是烏克蘭的朋友，他們雖然不知道怎麼對我們訴說，可他們知道我們華人對他們抱有極大的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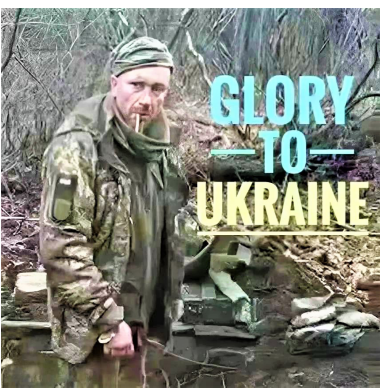
我們這個班有個慣例，一到同學們的生日班上同學就會在賀卡上寫上自己的祝福並簽名，烏克蘭過生日的同學都會在我們的課桌上放一包禮物，裡面有巧克力，還有各種高級的果糖。英語老師幽默地告訴我們這是他們的烏克蘭的巧克力文化。

記得我們第一學期期末聯歡時，我們中國同學準備了水果和飲料，烏克蘭同學買來了披薩，這些烏克蘭同學還給老師買了一個花籃。老師捧著花籃，我們圍在老師身邊一起合影。這一天我們一起跳舞，一起唱歌，在烏克蘭音樂的旋律中，老師和同學們轉著圈圍載歌載舞。隨後我唱了一首新羅哈薩克民歌《杜達爾瑪利亞》，接著老師和同學們一起唱了英文歌曲《友誼地久天長》。

這時，我的一個華人同學唱起了英文歌曲《五英里》，當時我心想他怎麼唱這首歌曲，我的烏克蘭同學聽了這首歌曲可能會勾起他們對祖國和家人的思念。這位華人同學唱得很動情，歌聲淒涼悲涼，撕心裂肺的聲音把我們帶入了背井離鄉，有家不能回的場景。果然有個烏克蘭的同學當聽到“上帝啊，我已離家五百英里，……我衣衫襤褸，我一文不名，上帝啊，我不能這樣回家”時，突然大哭了起來。

我本想去勸慰一下我的這個烏克蘭同學。就在此時那個近乎失明的烏克蘭同學Michael站了起來，他唱起了烏克蘭的國歌《烏克蘭仍在人間》。Michael雖然眼睛半失明狀態，可他的嗓音宏亮，激昂澎湃的歌聲帶著淡淡的憂傷就像今日多災多難、命運多舛的烏克蘭。當他的歌聲起來時，烏克蘭的同學們都站了起來。他們唱著“烏克蘭，榮耀和自由都還尚未滅亡，命運將會對著我們烏克蘭人微笑。敵人將會如露水在太陽下消亡，我們將去統治我們自己的國家。為自由我們願意獻出靈魂和肉體，我們將會指明我們是哥薩克民族。起來，進入血腥戰鬥，從秦河到頓河，祖國決不能被任何其他統治；黑海將會微笑，德涅泊爾將會歡喜，屬於烏克蘭的榮耀也終將會到來。為自由我們願意獻出靈魂和肉體，我們將會指明我們是哥薩克民族……”我們雖然對他們唱的內容不甚明白，可那充滿激情的旋律緊緊揪著我們的心。

我看著烏克蘭同學嚴肅的表情，那鏗鏘有力的歌聲讓我們華人同學與他們一起哼唱了起來。我想，這是多麼堅韌的一個民族，不管他們的敵人多麼強大，可他們前赴後繼仍然是那麼樂意，他們沒有退縮。我緊緊地握著我的烏克蘭同學的手，千百年來我們中華民族也曾遭受過同樣的凌辱和苦難。我想起了中國南宋政治家、文學家、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過零丁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想這樣的民族是任何人也征服不了的，也許他們的敵人可能猖狂一時，但勝利一定屬於勇敢自由的烏克蘭人民。



■這位烏克蘭英雄，名叫馬齊耶夫斯基，必將千古流芳，永垂不朽。



■本文作者英語班部分同學與老師合照

二、夏志清把張愛玲視作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要最優秀的作家。如果說他對《金鎖記》的至高評價是錦上添花；那麼，他盛贊《秧歌》和《赤地之戀》則可謂石破天驚，具有顛覆性的震撼力量。

（接上期）毫無疑問，“重寫文學史”運動中，重見天光的張愛玲成了最中心的人物，她最被關注，也爭議最大，而且一直延續至今。

張愛玲是夏志清的摯愛。《中國現代小說史》用二十六頁論述魯迅，卻花了四十二頁如此之大的篇幅論述張愛玲。夏志清甚至認為：魯迅的小說遠遜比不上張愛玲。對於一個研究現代中國文學的人來說，張愛玲是今日中國最重要最優秀的作家。……憑張愛玲靈敏的頭腦和對於感覺快樂的愛好，她小說裡想像的豐富，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可以說是首屈一指。夏志清並指出：張愛玲是一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可是同時又是一個活潑的諷刺作家……她同簡·奧斯丁一樣，態度誠懇，可是又能冷眼旁觀；隨意嘲弄，都成妙文。

上世紀四十年代，特別是1943到1945那幾年，對張愛玲來說，無疑是非常光彩奪目的。二十幾歲的她，居然一下子寫出了《傾城之戀》《金鎖記》《紅玫瑰與白玫瑰》等一大批優秀小說。這是讓她“出名起飛”的一個高峯期，為她取得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不容忽略的地位。但是張愛玲還有另外一個小說創作高峯期。1952年，張愛玲離開中國大陸，到1955年在香港住了三年。三年裡，她一邊幫美國駐香港新聞處做翻譯工作，一邊通宵達旦地寫作《秧歌》和《赤地之戀》。1954年，這兩部長篇小說開始在香港《今日世界》雜誌上連載，後來分別又出了英文和中文的單行本。如果說，夏志清把張愛玲於1943年出版的《金鎖記》視為“中國自古以來最好的中篇小說”是至高的評價，但還算錦上添花，因為這部中篇發表後即獲好評，大家都認為是張愛玲一部最優秀最令人心靈震顛的作品；那麼，夏志清盛贊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則可謂石破天驚，具有顛覆性的震撼力量。

《赤地之戀》於大學生幹部劉荃畢業以後接受組織分

保衛文學：從夏志清評張愛玲兩部作品談起

何與懷

配的經歷為主線，描寫了中國大陸農村的“土改”運動、城市的“三反”運動，以及朝鮮戰爭等等紛紜的政治局面裡人們的生活狀態。劉荃參加土改，面對現實的殘酷恐怖，非常震驚而又無能為力。他感到茫然無助，唯有和同伴黃娟的戀情給了他一些安慰。後來，劉荃被調到上海參加“抗美援朝”的文宣工作，墮入資料組組長支珊的情欲之網。黃娟回上海後，劉荃又因為上司趙楚在“三反”中被誣陷槍斃，而受其牽連被捕入獄。黃娟無奈之下求支珊幫忙，結果支珊利用一石二鳥之計，騙黃娟投入新華社社長申凱夫的懷抱。劉荃被救出後，得知黃娟為救他而舍棄了自己，萬念俱灰之下報名參加了志願軍遠赴朝鮮作戰，希望戰死沙場來解脫痛苦。最後，劉荃做了戰俘，被遣返時，選擇回到大陸做顛覆工作。

《秧歌》描繪的是1951年夏歷年底上海附近的某鄉村農民金根一家在新年前一兩月的慘烈生活。這是主線，與此交叉進行的是另外一個故事。電影編劇顧岡按組織要求下鄉體驗生活，寫一個關於土改的電影。他來到這個村莊後發現老百姓家家都吃不飽，但是，他味著良心把飢餓寫成歡樂，把農民與政府衝突寫成農民反抗地主壓迫。他對



■台灣皇冠出版的張愛玲長篇小說《秧歌》封面



■台灣皇冠出版的張愛玲長篇小說《赤地之戀》封面

農民燒掉政府糧倉的熊熊大火印象極為強烈，感到火焰的絕望和力量，但是他把這把火寫成農民對國民黨特務和地主的憤怒……

《秧歌》與《赤地之戀》是張愛玲在內地無法存身只得避居香港時的作品。如夏志清指出，從1949年到1952年，張愛玲默默地觀察上海和附近村鎮在共產黨政權下的生活，她把自己所直接觀察到的真實情形和共產黨官方在戲裡電影裡雜誌裡散佈的謊話對比，更深地瞭解了中國內地的慘狀。

夏志清坦言自己“反共”，但作為一個受過嚴格學術訓練者，他更有獨到的文學眼光。他認為，張愛玲這兩部作品的成就都非常了不起，因為它們巧妙地保存了傳統小說對社會和自我的平衡的關心。而且，更難得的是，這兩部小說既沒有濫用宣傳口語，也沒有為了方便意識形態的討論而犧牲了現實的描寫。夏志清也指出，和《秧歌》相較起來，《赤地之戀》的風格沒有那麼完整（這是因為張愛玲野心太大，要包括更廣的範圍，把共產黨暴政的形

黃玫瑰 丁丁詩兩首

黃玫瑰
玫瑰披上金黃的紗衣
在風裡
等風

身旁的綠景
被浮躁的空氣淡化
綠油油的空氣
鑽進畫框裡
哭鼻子

腳步聲
一波又一波
或逗留
或匆匆
好奇的人

碰觸到玫瑰的刺
刺疼了
玫瑰的心也疼
所以選擇距離
獨自盛開

你不
踏著捉摸不透的時光
走來
純真、純粹，
抽不出一絲塵埃；
無拘、無忌，

不給惹留一點空隙。
偶爾
靈動地一瞥，
點亮幾多
溫柔心扉……
我——
沏一壺滄桑的茶，
在天涯。
多少味
浮光掠影
盡了風雨吟哦；
多少種臉龐
伸縮茶霧裡，

品一口，
無語歲月中……

而你
於靈魂深處
一方淨土
被我深情地
呵護……
毫不猶豫地——
我將你
高高掛起，
在天涯。
這樣便不會忘了
最初的样子……
你——
化成了一團
紫羅蘭火焰
把看不見的荊棘燃盡



■丁丁近照
協助靈魂的夢——
永遠年輕！

任靜敏：一位追逐太陽的澳華女藝術家

唐培良

認識任靜敏已經好多年了。最近，在我們的一個藝術群，有一個網名叫“仙女”的群友，每天早上總發一張日出的照片，以後知道，她叫任靜敏，喜歡畫畫。

2015年的一天，受邀去了她在所羅門群島駐悉尼領事館舉辦的個人畫展，才近距離接觸了任靜敏。

交談中得知，任靜敏自幼愛畫畫，2009年移民澳洲，到澳洲拿起了畫筆，又機巧地接受了悉尼一所天主教教會校長的邀請完成了《創世紀》宗教題材的畫作。

她對我說，這是一個寶貴的機會，但也是一個大的挑戰。若按傳統經典的《創世紀》去畫，那些複雜的故事人物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在查詢了大量的資料之後，她回到最初的靈感，用自己想畫、能畫的新模式，為學校畫出了心中的八幅全新模式的《創世紀》畫，這八幅作品得到校方的完全認可。至今，八幅作品一直被掛在這個學校最顯眼的地方，在畫作的揭幕儀式上，她談到創作此畫的理想和靈感時說：“當你去相信時，神都會滿足你的夢想……我想我的執著讓我實現了夢想。”

在八幅畫中間鑲著一幅校方展示它的寄語表達他們對她的認可：“神看者一切所造的都好。（God saw everything that he had made, and it was very good. Genesis 1:31）”

《創世紀》奠定了任靜敏在人們心中的藝術位置，也增強了她對繪畫藝術的信心和執著。緊接著，她受邀繪製宗教肖像畫，當她看到她完成的一幅幅宗教肖像被懸掛在廳堂，受到人們敬仰時，心中更增添了一份自信和喜悅。

創作中她被西方聖潔們的精神激勵滋養，浸潤了她的創造靈感，每一幅作品都承載著她與聖潔們靈魂的交流：慈悲、高尚而甜美。她意識到自己的使命是通過藝術作品來表達造物神的美和神奇。聖潔給了她啟迪，她對這啟迪的回報是把美的靈感變成她筆下的一幅幅作品回饋給社會。

聊起那次畫展，任靜敏說：“也許真的是冥冥之中神的惠顧吧。一天，我在海德公園寫生，與《Radiance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Guide》的雜誌主編Sennie Masian邂逅。她對我說，她祈禱完後遇到了我，這是神的旨意。經過一番彼此試探驗證後，我們建立起信任和友誼，之後她為我成功地在我所羅門群島駐悉尼領事館策劃了個人首次公眾畫展。這次畫展受到所羅門群島大使、西亞地區代表、澳洲友人及華社藝術圈朋友們的支持和關注。多年來，我和Sennie邂逅的故事一直是我們談笑的話題。”

任靜敏又聊起了她拍攝日出的經歷。

一次在海邊看日出的偶然經歷，讓任靜敏的心靈得到大自然的啟迪。那是黎明時分，海浪撞擊著礁石，潔白的浪花飛濺，發出轟鳴聲，在一輪噴薄欲出的紅日越出水面的那一刻，海面一片金黃，湧動的海水，飛瀾的浪花，全都披上了金色的外衣。這是新的一天，這波光粼粼、霞光萬丈的清晨，讓她的內心激動不已，她的整個身心都融化在這金光燦爛的霞光中，這個清晨在她心中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象。自此，日出成為她心中的期許。大海和太陽也成為這個時期的創作主題，《生命之

水》系列孕育而生，展現了流動暢快的生命音律，其中數幅作品被人收藏。

生活中似乎隱藏著不可言說的玄機，指引任靜敏越來越接近夢想。沒有刻意挑選的搬遷讓她有了極佳觀賞日出的場所，懵懂之中的起心動念讓她用鏡頭記錄下悉尼清晨兩個春秋的變化，鏡頭記錄下七百多個清晨，天光雲影，四季更迭，千變萬化，沒有一天重復，沒有一天相同。伴隨著日出日落，風起雲湧，是她人生的一段濃縮。經過兩年來日日觀察，量變引起質變，一天，任靜敏突然發現，雲霞在她的筆刷下可以任意揮灑！畫布就是天空，顏色就是雲彩，畫筆在畫布上跳躍，色彩在構成空間中流動，天光雲影在抽象的色塊組合中變幻，激情與藝術的想像在色彩與筆觸中傳遞。它既可以是展翅翱翔的吳鵬，也可以是奇異的海市蜃樓。這是多麼奇妙的感覺啊！然而，這並不是最主要的收穫。通過觀天地、觀眾生、觀自己，每一次心靈的觸動，每一個驚天回首時的恍然大悟，是一次次困惑，一次次覺醒。在這個過程中，任靜敏對天地萬事萬物的敬畏、臣服之心，對通過自身努力適應和改造、創造環境的信心，不斷突破極限的勇敢得到培養和堅固。這些經歷可以寫成厚厚的一本書，也可以只用“飛鴻踏雪泥”幾個字來形容。她的《悉尼今晨》攝影系列廣為傳播，受到觀眾們的喜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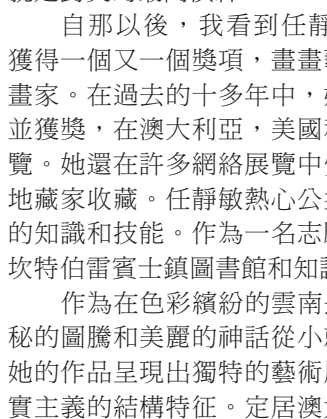
任靜敏說，如果說畫《創世紀》讓她了解了聖經，那麼拍攝日出則讓她體會了中國道家思想的精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自有其明法而不說，萬物有成理而不說。”這是最美的自在，隨順自然，每個人活出真實燦爛的自己就是對美的最高演繹。

自那以後，我看到任靜敏在藝術道路上不斷攀登，獲得一個又一個獎項，畫畫藝術突飛猛進，成為悉尼著名畫家。在過去的十多年中，她多次參與國際重要藝術賽事並獲獎，在澳大利亞、美國和中國等地舉辦了各種藝術展覽。她還在許多網絡展覽中受到重點介紹，作品被世界各地藏家收藏。任靜敏熱心公益，樂於與藝術愛好者分享她的知識和技能。作為一名志願藝術教師，她連續三年獲得坎特伯雷賓士鎮圖書館和知識中心的感謝證書。

作為在色彩繽紛的雲南長大的澳籍華裔女藝術家，神秘的圖騰和美麗的神話從小就深深地烙印在她的骨子裡。她的作品呈現出獨特的藝術風格，充滿了像任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結構特征。定居澳大利亞後，任靜敏受到澳大利亞美麗的風光和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啟發，她主要創作油畫作品，用光、影、色調的浪漫表達手法呈現正能量運動，把時間、空間、生靈和宇宙連接在一起。她的作品取材廣泛，有宇宙、自然風光和標志性建築物，包括悉尼歌劇院等。她的“悉尼清晨”和“光之流”油畫系列在世界各地展出。

當您觀賞她的作品，您可以踏上一段神奇的夢幻之旅——溫暖、美麗、獨特、超然——在欣賞奇妙宇宙的同時感受愛、愉悅和正能量。

作為任靜敏的老朋友，我衷心祝福她在藝術創作上不斷創新，不斷攀登，取得更大的成就。



■任靜敏作品《日出》系列之一



■任靜敏作品《生命之水》系列之一



張愛玲兩部長篇小說《秧歌》（中譯）與《赤地之戀》，曾於《今日世界》連載。